

## 雷峰宝卷

浙江杭州府钱塘县雷峰宝卷上集

雷峰宝卷初展开，报恩报德到武林。

善男信女虔诚听，明性见性便成真。

话说雷峰宝卷，出在大宋真宗年间。提表四川嘉定州峨眉山，其山中俱是胎卵湿化之妖魔，洞内尽安九流神仙之人物，累出怪兽最多。那山洞内，有一条白蛇，因他修炼，一千七百余年，不贪外道，不害生灵，长受日月之精华，能变人形，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，坚心至意，每参南海观音，志心动念，心性通灵。时逢瑶池，蟠桃大会之期，那观音身驾祥云，寻声救苦，大发慈悲。见他白蛇即便呼唤带挈。

一滴杨枝水降临，洒作人间坐莲心。

观音菩萨发慈悲，带领修心白素贞。

虽然妖怪非人类，千年修炼有功程。

因此带往瑶池去，佛心慈悲度迷津。

你看众等，群仙一起迎接。大士法驾各皆稽首，次序同往筵前，庆贺千秋华旦。正是

慈悲胜念千声佛，造恶空烧万炷香。

海上会群仙，銮舆下九天。

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。

列位大仙请了。今奉菩萨千秋华旦，同往筵前庆祝。

延生功德最为高，白鹤衔花透九霄。

万寿老人来赐福，西天王母献蟠桃。

韩湘子，品玉箫，志学修行家室抛。

雪拥蓝关难行马，曾度文公上九霄。

曹国舅，爱逍遥，不恋荣华卸锦袍。

世上万般修行好，手执云阳仙板敲。

汉钟离，性儿娇，识透人情世熊梟。

终南山上修妙道，列位仙班道行高。

吕洞宾，甚风飘，肩背龙剑善斩妖。

悲心救苦传妙道，至今万古姓名标。

何仙姑，容貌娇，懒伴红尘愿寂寥。

苦志真修千百载，也归仙界乐逍遥。

蓝彩和，年纪小，最爱修行却富饶。

名山修炼成真果，手执棕篮驾海潮。

李铁拐，相咆哮，黑脸脓眉腿又跷。  
潜心修炼长生法，挂拐登云蔼蔼飘。  
张果老，年纪高，须发苍苍两鬓萧。  
倒骑驴子呵呵笑，竟把繁华世界抛。  
众仙同赴蟠桃会，共饮长生仙寿筵。  
洞口灵芝呈临彩，阶前鹤鹿献琼瑶。  
南极仙翁棋一局，东方老祖爱偷桃。  
陈搏一忽千年醒，彭祖年登八百高。  
一般都是凡枯骨，炼得丹成上九霄。  
众仙恭贺娘娘寿，迪迪绵绵福寿高。  
王母娘娘来下旨，赐下八个大仙桃。  
众仙领谢仙桃子，各驾祥云顺风飘。  
不宣众仙情由事，说破白蛇是原因。

且说西池，金母娘娘，见观音大士，身旁有一女子，即便盘问跟由，那金母说破机缘道：“凡为仙者，必要酬恩报德，才可位列仙班。你一千七百年前，原是一条，小小白蛇。有一个乞丐，要将你一刀两断，取出蛇胆。幸有一个木客，名曰吕泰，起了慈悲之心，取出一百铜钱，买你放生。故能修到如今。但此人，今转世在杭州姓许，名汉文。你前去报答，再来赴会。”那白氏听了金母言语，即便又叩观音大士，回转山中。又说洞内，有一乌鲤鱼精，名唤七星道人，修炼多年。二妖结为兄妹。那白蛇来见义兄说：“我小妹有一个香愿未还，拜别哥哥去到杭城天竺，朝拜观音。”道人说：“我想杭城有西湖胜景，贤妹若去必要堕落红尘，我看你千余年修功非容易，倘然失足一旦休矣。”

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上行。

七星道人说原因，贤妹听我说分明。

西湖乃是繁华地，尽是风流潇洒人。

此去犹恐凡心转，堕落轮回费功程。

白氏听罢将言说，哥哥听我说原因。

小妹此去无别意，诚心天竺拜观音。

坚心要到灵山去，礼拜如来求感应。

小妹决不多耽搁，回来同你好修行。

决非留恋繁华地，劝兄莫要挂在心。

那七星道人说道：“贤妹立意要去，我愚兄也不来阻你。但愿你速去速来，免得愚兄终日挂念。”那白氏道：“如此小妹就可拜别去了。”

画龙画虎难画心，知人知面不知因。

素贞拜别好义兄，胜比同胞要分行。  
便将拂尘往上指，一朵妖云顷刻生。  
将身驾上腾空去，果然法术不虚名。  
千山万水凭我过，长江大海任奴行。  
一程竟往杭州去，卷中另宣法王身。

且说那释迦牟尼佛，身证九品莲华宝座，同罗汉诸佛，与天王讲经说法。忽然观见一朵妖云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条白蛇，修炼一千七百余年，今往杭州去报夙世之恩，要害巨万生灵。”即差揭帝神，往前阻住去路，要她罚愿而去，不得有误。揭帝遂领法旨，往前喝道：“妖魔何处去的？若去扰害生灵，罪不非轻，快快回山饶恕与你。倘然违我佛令，你的性命难存。”

白蛇听得心战惊，落下云端跪埃尘。  
祈求慈神行方便，哀求怜悯发慈心。  
小妖且往杭州去，朝拜观音转回程。  
揭帝阻住难饶恕，一派虚言不算真。  
白氏无奈纷纷泪，立下誓愿重千斤。  
此去若有差迟处，压镇奴身受苦辛。  
揭帝听罢放他去，佛前覆旨转云程。

那白氏立下誓愿，见揭帝神去了，才得放心。我乃想往杭城寻访许宣，报德酬恩，了还一段因果。仍复驾起云端，竟往武林而去。

白氏腾空到武林，西湖地面落了云。  
未知许宣那方住，看看杭州广阔城。  
心中暗暗来思想，今宵何处去藏身。  
远望一带楼房屋，待我前去看分明。

那白氏身近楼房，观看动静，并无影迹。忽到一处地上，只见一道妖气，甚是厉害得紧，不知是什么妖魔，待我前去看来，便知明白了。

一见青妖怕杀人，两个铜铃大眼睛。  
千年修炼功程大，常变为人世上行。  
占住吴王旧基地，或化人类或妖精。  
一见白氏忙启口，何处妖魔进我门。  
二妖斗战多时节，青妖到底功程浅。  
好言好语忙来说，冒犯宽容恕罪名。  
白氏开口将言说，我是峨眉山出身。  
修炼一千七百载，变化无穷法力深。

那青蛇说道：“久慕大名，今得相见，但听娘娘之言，我情愿想从与你，结为

主婢如何？”那白氏听了青蛇言语，十分欢喜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与你改名，叫做小青便了。”

一宵晚景到天明，二人说得情义深。

朝晨梳洗相陪伴，同去天竺拜观音。

那白氏来到净慈寺前，便问小青：“这叫什么塔名？”小青道：“这就是雷峰塔。”白氏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在揭帝神前罚愿，不知西湖有此塔名，莫不是早有定数。”小青说：“娘娘休得惊怕，来此已是金沙港了，且歇息片时，再行便了。”

一见雷峰心胆惊，方知立愿重千斤。

白氏懊悔皱眉头，惧怕雷峰压顶门。

一念不忘天地德，寸心愿报祖宗恩。卑人姓许名宣字汉文，年方二十三岁，祖籍宁波府慈溪县人氏，从幼随父，来到杭州，后因父母双亡，遗下我姊弟二人。我姊配与李君甫为妻，姊丈现在钱塘县捕快。蒙他薦我到太平桥，王员外药铺中，去做伙计为业，承蒙员外恩待，与亲戚无二。今逢清明佳节，安排祭礼，到坟堂前，祭奠双亲。吾叫小二哥，与我挑了同行。

二人移步出远门，清明祭扫拜双亲。

摆了祭礼忙点烛，深深叩拜母亲坟。

纸陌焚烧忙收拾，打发小二早回程。

不表许宣来游玩，再言主婢一双人。

那白氏一见许宣，暗暗思量，见她相貌非凡，口中轻虑，若得此人，结为联姻，不枉我一番举念之心。小青道：“娘娘这有何难？待我略使小谋，邀许宣改日到我门中，与娘娘成其亲事便了。”

按排巧计钓金鳞，白氏妙算不非轻。

小青到底功程浅，那识其中袖里情。

霎时四下乌云起，斜风大雨湿衣襟。

猛雨雷电无处走，许宣思想讨船行。

那许宣虽有雨伞，难以行走。忽见河边有一小船，即便讨了回去。那岸上小青叫道：“船家你往哪里去的？可好搭船么？”船家说道：“这船是相公独叫的，要往钱塘门去的。”小青道：“天公如此下雨，我们女流之辈，望老人家行个方便才是。”那许宣说：“你二位大姑娘，到哪里去的？”小青道：“我们到双茶巷，上岸去的。”许宣说：“二位大姐，就请到船中，一同而去。”小青道：“多蒙美意，如此轻造了。但不知相公府居何处？高姓大名，乞道其详。”许宣说：“小生居住本城，姓许名宣字汉文，现在太平桥，王员外药店中，帮伙为业。未知二位大姐，贵居何处？高姓芳名，乞道其详。”那二人说道

，相公容禀：

二人巧言起谋心，一旦相逢情义深。  
小青启齿说原因，祖居原是在嘉兴。  
先太老爷为武职，曾在潼关做总兵。  
可恨奸臣来作对，谎奏朝廷罪非轻。  
说我老爷来谋反，私通外国洋匪人。  
君王听信奸臣话，一道圣旨灭满门。  
夫人哭死归因去，逃出一位女千金。  
小姐从幼学了法，仙家传授不虚文。  
收拾金银并衣服，逃出暂居来杭城。  
双茶巷内有三载，伶仃孤苦少男人。

那许宣道：“原来是一位，千金小姐，多多失敬了。”船家说：“太平桥到哉。”小青道：“动问许相公，你看雨点未除，到双茶巷，还有好些路，你何不雨伞借我们一用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许宣道：“这须些小事，拿去不妨。”小青说：“如此承情了，但是我家没有男人的，只有主婢二人，无人送还，明日烦相公，到奴家庄上一走。”许宣道：“这也不妨。”当时分别而去。那小青到家，与主母说道：“明日许宣必然早来取伞，可将终身托付于他。则许宣无有聘金，如何是好？”白氏说：“这有何难？”

妖法多端盗库银，群魔运动结成姻。  
尖尖手执清风剑，口喷法水念咒文。  
立召五鬼纷纷到，要往钱塘盗库银。  
盗了元宝二十个，搬运家内不留停。  
次日安排来等候，卷中再表许汉文。  
归家一夜何曾睡，暗暗思量喜十分。  
若得此女为琴瑟，到是方正贤良人。

那许宣行到白氏门首，小青一见，微微含笑，随即迎接进去。白氏见了多生欢喜。说道“请相公到里面用茶。”许宣说：“有劳大姐费心。”白氏道：“相公请。”许宣说：“小姐请。”三人行至里面，见礼坐下。白氏道：“昨日轻造宝舟，又蒙赐奴家雨伞，真萍水相逢，多蒙雅爱。”那许宣说：“只些小事，何必挂心，卑人就此告退了。”小青在傍道：“许相公且慢，我家小姐，备得一杯水酒在此，请相公休得见笑。”许宣说：“小生素无来往，怎好搅扰。”

一杯美酒酬伞恩，三人心内各留情。  
伶俐聪明小青女，酒筵顷刻备完成。

旁边小姐来陪坐，小青劝酒甚殷勤。  
许宣饮过三杯酒，小青就此问原因。  
相公呀令正夫人可配纳，年庚日月几时生。  
许宣即便回言答，卑人虚度廿三春。  
己酉月令辛未日，日未酉时生我身。  
不幸爹娘早世去，家寒还未结成亲。  
只有一个同胞姊，许配君甫本城人。  
小青听得将言说，与我小姐同年生。  
白氏听得红了脸，难违佛令报恩请。  
我家小姐孤单女，父母双亡少至亲。  
男人无室非为贵，女人无夫苦连心。  
一对鸳鸯成配合，小姐年少你青春。  
相公呀此事不必来退却，两全其便好完姻。

那许宣听罢，说道：“大姐你说哪里话来？小姐乃是千金闺阁，怎好相配？”小青说：“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五百年前早结成。与你令姊商议，休得错过。”许宣道：“多蒙大姐承爱，岂不惶愧，但小生六礼未周，如何是好？”小青说：“有何难处，相公你且少坐，待我去与你料理端整。”那小青进内，与白氏说明，即取元宝二个，手巾包好，双手送与许相公。说道“我与小姐说明，今有元宝两个，你拿回家去，与令姊商议，择吉日行聘，完其花烛。”许宣说：“烦劳大姐转言，如此小生告别了。”

擅娶醮妇不应该，无义之财祸即来。  
赠他元宝非好意，官府闻知要受灾。  
许宣受罪被凌辱，四处捕快速究灾。  
县官失库多着急，这段姻缘火拆开。  
素贞闻听外人说，掐指轮流细查算。  
幸得官府多清正，轻轻罪名无凶灾。  
夫妻异日重相会，怯受虚惊无祸胎。

那白氏道：“我一时错见，不该将元宝付他。幸得官府清正，相公无非受了惊慌，但数上我与他异日相逢。”又说那李君甫，一日见舅有库银，去禀老爷：“贼犯原赃有了。”知县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君甫说：“他姓许名宣，是小人的妻舅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这狗才，想是无处查察，将你妻舅，前来搪塞。取夹棍过来。”君甫禀道：“老爷实是真情，小人看见他元宝两个，有仁和县火印三字。”那知县叫许宣上来候审，说道：“我本县，看你一貌堂堂，不像匪徒，你这元宝，从何而来？必须着实讲来。”那许宣将细底根由，细细说明。

那知县便问衙役：“这双茶巷，是谁家的宅眷？”衙役禀道：“启老爷，当初是吴王府基地，今闻常有妖怪出入，现是无人居住。”知县听了此话，即发朱签一枝，就点十名差役，速拿妖怪到本县，问审发落是。

公差遂往双茶巷，大门紧闭无一人。

举手敲门无人答，一齐搥打进高厅。

观看娇女人两个，好似仙女下凡尘。

这般衙役多观看，小青就此说原因。

那小青道：“你们好生大胆无礼，我乃宦家之室，打毁墙门而进，该当何罪？”众说：“吾们今奉本县大老爷之命，特来拿你二妖候审。”众朋友动手。

二妖闪过就遁行，一道火光无处寻。

众人停看多时候，果然两个是妖精。

只见房内有木柜，抬到堂上看分明。

就禀知县登堂坐，要看柜内有何因。

那知县实时坐堂，看柜内并无别物，只见元宝一十八个，查还库银不少，将库银仍旧入库。即便吩咐许宣：“你还昏迷不醒，我想你若在此地，其罪难免。

况那妖魔，必要害你性命。我本县将你发配姑苏，以免此祸。”许宣说：“多谢大老爷。”

清官判断不虚名，多爱黎民恩德深。

文书发到姑苏地，充军三载许汉文。

书上不写军犯罪，不过避宅保安宁。

君甫回到家中去，将情说与大娘听。

大娘闻听心发怒，便骂夫君恶良心。

毫无情义心肠毒，兽心人面不成人。

爹娘生我人两个，手足分离苦伤疼。

越思越想纷纷泪，哭声怨声好伤心。

君甫即便将言说，娘子休得泪纷纷。

如今发配姑苏去，三年罪满就回程。

大娘不听夫君劝，终朝啼哭泪纷纷。

老生积德不损阶前草，修福栽培心上花。老汉王重义，闻知许宣，遭此大祸，急急赶到县前，见了许宣便问：“许官人遭此大祸，老汉好不伤心。幸得官府清正，不致受辱。你若到了姑苏，老汉有一名好友，名叫吴兆芳，他住在詹珠巷药行内，为人最有情义，我与你手书一封，你的受屈之事，细细写明，他见义字，必然重用与你，我又有数两银子，送你路上使用。若到彼地，随即带一回信，免得老汉挂念。还有一两银子，送与这位大哥买酒。”许宣道：“多

谢员外，得此重礼，此恩何日可报？小生就此拜别了。”

许宣行到姑苏城，药行投递送书文。

员外见字芒留住，备得酒席好看承。

款待许宣多恭敬，接风酒席排高厅。

二人饮酒谈心曲，小使前来禀原因。

“启员外，有二位裙钗在外，说是相公的家眷，前来会的。”员外说：“待我出去看个分明，我闻他说什么妖怪。”只见两个女子，生的千娇百美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轻盈体态，品格端庄。那小青见员外出来，上前施礼道：“可是员外否。”员外说：“岂敢，老汉就是。请问二位小姐。到此有何贵干？”小青道：“闻得我家主人许相公，在于府上。一则前来拜望员外安人，二则前来找寻家主。”员外说：“二位小姐请进。”那白氏与小青，同员外进内，被许宣看见，说道：“员外，你叫个妖怪进来则甚？”员外说：“许官人，你也不必惊慌，我想青天白日，有什么妖怪，内中必有缘故。你二位且请坐。”那二人说：“员外、相公，且请听奴家一言告禀

相公啊方知松柏能，事难得见丈夫身。

奴劝官人休疑虑，想必前生冤孽深。

赠你百两花银子，只为花烛结成亲。

不想库中失了盗，君甫一见起恶心。

先君在日为官职，挪用军前皆库银。

每锭元宝皆有印，各府州县尽知闻。

知县见宝凶心起，不问情由定罪名。

将你发配姑苏地，奴家日夜不安宁。

我同小青无良策，收拾金银到此行。

非是奴家无耻，只为终身大事情。

不料官人生邪念，反说奴家是妖精。

奴也不愿成夫妇，甘心落发去修行。

从今与你来分手，自己保重莫伤心。

奴去修行非为别，但愿夫主寿命存。

今世夫妇不成对，重修来世结婚姻。

白氏说到伤心处，纷纷流泪湿衣襟。

员外听得悲哀处，实时又来说分明。

那员外叫：“许官人，世上哪有这样贤德的女子，如今话已说明，叫小儿到船中，将许大娘的行李，挑到房中。又叫院君陪客。安人说：“老身早立屏风后多时。”那白氏向院君施礼分宾坐下。安人道：“老身在内，只听你大娘，如

此贤德，更以有才有貌。”说那许官人：“你也不可误听谗言生疑，错怪大娘。你也不要见怪他们，他是后生之家，受了这番冤屈之故，如今事已说明，你二人行个团圆完叙之礼。”员外又对院君说道：“今日却是龙德鸿鸾，天喜吉日。我二人作主，就在我家洞房花烛。”许宣说：“承蒙员外恩德如山，胜如重生父母。在府耽搁几时，与妻子商议，欲开一片药铺，烦老员外留心，寻处店屋，未知意下如何？”那员外说：“许官人要开药店，都在老汉身上，与你料理便了。”

员外夫妻好片心，急忙料理不留停。  
挂红结彩将灯点，高厅悬挂寿三星。  
乐人吹打笙箫笛，琴瑟调和鼓乐声。  
参天拜地完花烛，传红送入洞房门。  
夫妻恩爱如鱼水，一家和乐值千金。  
素贞做事多要好，思前想后为调停。

那白氏成亲两月有余，逐取出白银三千两，与夫君商议道：“二千五百作为药本，三百以作零用，这二百酬谢吴员外，以并花烛之事。”

许宣听了事言音，便差二个佣工人。  
将银送到高堂上，酬谢员外大德恩。  
承蒙照看多情重，夫妻感恩挂在心。  
员外见银多推却，不肯轻收说多文。

员外道：“你二位在我寒舍，多有待慢，何劳费心，怎好受赐厚礼，烦许官人转谢大娘。请问许官人，未知择于何日开店，所有一应小事，都是老汉料理便了。”

许宣即便回言答，明日午时进店门。  
夫妻开张忙三日，厨房酒席办完成。  
就请员外夫和妇，许宣夫妇拜谢恩。  
承蒙款待收留我，周全夫妇一双人。  
此恩此德难图报，但愿二位寿命增。

那员外二人说：“我们如此多谢了。”与许宣夫妇告别而退。白氏说：“员外安人慢慢而去。”那许宣酬谢员外之后，药铺生意到也兴隆。来到端阳之节，话说许宣自己掇了火盆上楼，见妻子有些不欲，说道：“娘子起来，待我到厨房，去取酒来，与你庆赏端阳。”白氏说：“奴家本该奉陪，乃因身子懒倦，你自到店中去饮便了。要尽主人之礼，容人之量，不可轻慢他们。”那许宣不答，随即下楼，将酒搬到楼上，摆在桌上：“请娘子起来，我与你宽饮几杯，不要负我夫了。”此刻正当午时，白氏被许宣苦劝不过，心中烦恼，无奈只

得勉强起来。许宣斟了一杯雄黄酒，双手送过。那白氏饮了半杯，实情酒气太凶，又被他苦苦相劝，只得将酒干了。又那许宣下楼，与众人畅饮去了。白氏吃了一杯雄黄酒，腹内犹如刀割一般，伤了胎气，逐即堕下胎血，被血光一冲，就将神光掩不住了，以露出原形，化为白蛇，盘绕床中。忽那许宣往店中，与众人饮酒席散，心中想道，小青有病，娘子无人服侍，待我上楼看望。

许宣移步上楼行，来到床前叫一声。

连叫数声无人答，揭开罗帐看分明。

不见妻子多娇女，一条白蛇好惊人。

身躯长大盘床上，头大如斗眼铜铃。

美貌花容全不见，魄散魂消胆颤惊。

大叫一声就跌倒，手足如冰就归阴。

小青听得楼上响，随即上楼看动静。

只见官人死在楼，手足如冰脸铁青。

揭开罗帐来观看，那晓娘娘现真形。

官人吓死归阴去，全然不觉半毫分。

且说小青，向白蛇头上，搭了几下，叫了几声娘娘。那白氏复了原形人相，小青说：“娘娘你修了一千七百余年，功行浩大，为何现了真形？你的功程到哪里去了？”白氏同青儿说：“我被官人，逼吃一杯雄黄烧酒，伤了胎气，露出原形。幸得我功程浩大，不然性命难保了。”小青道：“娘娘既要出现，本该叫我关了房门，后可现得。如今官人被你吓死，如何是好？”白氏闻言，起身一看：“阿吓官人啊官人，这便叫奴家如何是好？”小青说：“娘娘且慢悲哭，再行计较，相救才是。”

素贞啼哭泪纷纷，看了官人这样形。

方才劝我来饮酒，为何死气不还魂。

前生蒙你来相救，故而今世报你恩。

奴家为你遭磨难，三番几次受苦辛。

今朝只为雄黄酒，祸孽皆因自来寻。

叫奴怎生来救你，可怜看你好伤心。

小青开言来相劝，商量计策去救人。

想你修炼功程大，可取仙草做救星。

素贞听罢将言说，小青说话欠聪明。

凡间哪有仙丹草，走遍天下无处寻。

仙草南极宫中物，九死还魂再得生。

小青听了如此话，思往南极最艰辛。

小青说：“到南极宫中，想有鹤、鹿二童，把守洞府，十分厉害。如何去得？”白氏道：“我要救官人的性命，只有拚命前去。但愿平安无事回来，可有相逢会面。倘被鹤、鹿二童擒住，不但官人无救，我命也是难逃。啊呀官人啊，这是我害你的。”又道：“青儿，你将官人扛入床中。快快取水来，待我沐浴改换衣裙，即速挂起，观音大士佛像。我往南极宫中，去取仙草。你与我点烛焚香起来，待我虔诚祝告，还望观音大士，保佑我与夫君才是。

一心要救亲夫君，哪怕千山万水程。

周身换了新衣服，头戴一顶妙常巾。

肩背两把清风剑，玉手尖尖拿拂尘。

将身跪在蒲团上，一番祝告意虔诚。

回身又把青儿叫，用心看守许官人。

但愿此去无灾难，一路顺风保安宁。

若是外人盘问你，只说有病在床存。

那素贞身驾妖云，到了南极宫中，见鹿童横睡宫门，只得飞身而进，往四处观看，只见庭前有一支仙草，大如官斗，高有三丈数尺，周围绿叶丛丛，顶上开一朵红花，花开五色灿烂，异常祥光闪闪，瑞气腾腾，一月开一朵，每月生叶一片，若逢闰月，多生小叶一片，初一开花，月尽花卸。故而老翁，收藏此花，传送仙家。此花吞入腹中，有长生不老，兼且九死还魂。此刻白氏想到，此处宫中仙草，只有一枝，谅必就是，急忙飞身上去，不敢多取，摘了两片花叶，放入怀中，异香喷鼻。那白氏行至洞口，飞身而出。不料鹿童睡梦之中，忽然惊醒，即便喝道：“你是何处妖魔？敢入洞府，私盗仙草，该当何罪？”白氏说道：“奴家乃是黎山老母之徒。奈因丈夫有病，命在倾刻。凡间没有仙草可救，特到此处来求仙草。祈老翁不及回来，见大哥未醒，不敢惊动，故而奴家大胆进去，取了两片花叶，原是有的。还望大哥早发慈悲。自古道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还望鹿哥行个方便，将情由告禀老翁，谅必有怜悯之心。此刻白氏苦苦哀求，泪如泉涌。鹿童见他如此悲哀：“既然要救丈夫性命，快快去罢。”白氏道：“多谢大哥，奴家就此告别。”鹿童说：“恐防鹤哥回来，难以脱身，快些去罢。”你看白氏叩谢而去，犹如脱龙之鸟，即便飞身，驾云而去。

白氏此刻放宽心，求取仙草出宫门。

只道先凶后化吉，急归家中救夫君。

鹤童在后高声叫，何处妖怪到处行。

白氏即便回头看，心中吓得胆颤惊。

身在云中站不定，现出原形跌下尘。

鹤童见了心欢喜，从来永不见荤腥。

开张大嘴来飞过，白氏性命难逃生。

此刻危急如何好，未知何人救残生。

且说白鹤，修了数千年，见他粗大的白蛇，心中大喜，张开大翼，欲要前来吞吃。不料那老翁四处观看，不见鹤童，随即别了众仙，出了洞府，云头观望。

“善哉、善哉，吾若不救，待等谁来，吾已早知白蛇盗取仙草，故差鹿童守洞府，命鹤童随我赴会。正与众位仙翁，讲经说法，霎时不见鹤童，犹恐去伤白蛇。他与许宣，日后有证果之时，岂有不救之理。”不免驾起祥云，追上相救便了。

仙尊辞别老仙翁，驾起祥云追鹤童。

白蛇正把原形现，鹤童思想下喉咙。

老翁即便高声叫，不可无理太行凶。

放她回去将夫救，动静安心要放松。

童儿听得无可奈，收心忍耐不行凶。

那老翁说：“这白蛇，她与许宣有夫妇之分，她丈夫惊死在楼，故到我宫中，盗取仙草，去救丈夫性命。你且随我回去，日后是有收她之人。”那晓这条白蛇，被他吓倒在地，还未醒转。那仙翁将柱杖挑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不必惊慌，好快快回去，救你丈夫性命。”只见她攸攸苏醒转来，依旧化了人形，叩拜仙尊而去。

仙尊早知她事情，豫卜妖魔救官人。

白氏苏醒还魂转，叩拜仙尊救命恩。

素贞此时双流泪，越思越想苦伤心。

倘若仙翁迟一刻，我的性命活不成。

多蒙大士来救护，救苦救难活观音。

素贞想到伤心处，泪如泉涌湿衣裙。

白氏途中多说话，再说姑苏一小青。

娘娘去了多日久，因何还未转家门。

小青想到伤心处，眼泪汪汪两泪淋。

回身便把观音拜，双膝跪在地埃尘。

伏望大士有灵感，保佑娘娘转回程。

忽听一声怪风响，异香喷鼻好惊人。

想是主母归家转，忽听窗外叫小青。

那白氏来到窗前，按下云头，叫声：“小青我来了。”小青听闻，果然娘娘到了，即便开门请进。主母问道：“娘娘你的容颜为何这般光景？”白氏道

：“我受尽了多少磨难，死里逃生，几何不能与你会面了。”随即来到大士跟前焚香点烛，拜谢一番。忙到床中来看官人。叫一声：“官人啊，奴家往嵩山，受尽了多少苦楚，几何性命难保，幸得大士保佑，今日取得仙草回来，特来救你还阳。”说道：“小青，你快去烧水。”即将仙草，付与小青手中。拿着仙草一看，说道：“果然仙家之物。”即忙煎好交与娘娘。那白氏拿了仙丹，叫小青同来。小青说：“且慢，娘娘我想往日间，疑虑我等妖怪。今现出真形，被他看破吓死了。他若还醒转来，必然疑我二人，将何言语，回答与他？必须要想个计策才是。”那白氏逐取出一条白汗巾，放在楼板上，口中念动真言，喷了一口法水，变了一条白蛇，取过宝剑来，就将他斩了七段。说道：“此计甚好么？”青儿道：“娘娘好妙计。”二人走到床前，挂起罗帐：“青儿你将官人扶起来。”白氏将仙丹呷了哺入许宣的口内。只见他攸攸苏醒转来，脸上渐渐红起来了。说道：“啊呀，真真吓死我也。”白氏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就叫官人苏醒，妻子在此救你。”许宣犹是在梦中一般，睁眼一看，只见二个妖怪，说道：“你们快快与我出去。”白氏说：“官人休得如此，奴家赶到峨眉山，拜求师父，那黎山老母，付我九死还魂仙草，故此急速赶回救你的性命。若说这条白蛇，如今还在天井里面，我已将他斩了七段。你若不信，官人你可去看了一看，便知明白了。”许宣道：“我却不信，待我前去看来。”白氏说：“官人看仔细。”那许宣走下床来，二人扶定了他，走到天井一看，才得放心，说道：“果然不差。”即叫工人，搬出去埋葬。叫一声：“妻啊，卑人若没有妻子相救，怎能够再有相逢会面之日。”白氏道：“官人外面有风，到房中安睡罢，且慢慢将息。”

许宣此刻且安身，叫声娘子美千金。

感你深恩情意重，自己不顾救我身。

承蒙求取长生草，千辛万苦有路程。

待我还花并复旧，拜谢贤妻大德人。

素贞开口将言说，官人不必挂在心。

夫妻不比平常女，搭救夫君理该应。

从此夫妇多和睦，夫唱妇随甚殷勤。

伏望神天来保佑，百年偕老寿延增。

话说白氏，算定阴阳，一日晚上，与小青到洋子江中，将客人的一只大船，有三百担檀香掇来。那第二日，便叫工人到河边，把檀香尽行搬至店中。那客人号啕大哭，要投江而死。幸得金山寺法海和尚相救，赠了银子付与客人，以作盘费归家。那客人拜谢而去。又讲那法海和尚，随叫徒弟，到许宣药铺中，鸣鱼募化。

许宣启口前来问，上前就把老师称。  
动问宝寺何方地，沿街募化为何因。  
僧人稽首将言说，开口就把相公称。  
要装五百阿罗汉，善财龙女与观音。  
俱要檀香木雕刻，工程浩大独难成。  
贫僧募化有一月，未曾遇着善心人。

许宣：“闻得宝寺，那是先朝古迹，为何没有官府、乡绅、护发。”僧人道：“蒙师父之命，不可轻开缘簿，要遇有缘之人，独助成功，方可开簿。”那许宣想道：“五百罗汉，与观音大士，都要檀香雕刻法身，此那功程非小，哪有这样的施主。”僧人道：“若遇着有缘善士，能得喜助檀香三百担，就可成功了。”那许宣想道：“若要银子艰难，今说檀香三百担，现在有捞来之物，我家在此总是无义之财，要他何用。若得舍在金山寺中，雕装佛像，岂非大大一个功德。本要先对娘子说明，犹恐她不允。时今先将檀香，我一人独开缘簿，后与娘子再可说明。

指尖举笔落簿成，字字行行写分明。  
上写祖籍宁波府，慈溪县人许汉文。  
喜助檀香三百担，雕装罗汉与观音。  
祈求家门多吉庆，夫妻康健得安宁。  
但愿佛光来普照，夫妻康健得安宁。  
僧人见了心欢喜，叩谢施主好慈心。  
种种福田功德大，儿孙世代做公卿。  
僧人作别回山去，许宣移步上楼行。  
将情说与娘子听，白氏闻言吃一惊。  
若说檀香三百担，估值足价数千银。  
钱财难得非容易，岂可轻易送僧人。  
许宣即便回言答，娘子你且听缘因。  
只为观音并罗汉，俱要檀香雕佛身。  
我想贤妻多好善，故而斗胆发慈心。  
今生相貌多端整，皆是前生装佛身。  
夫妻好善休懊悔，皇天不负善心人。  
素贞听了微微笑，作事还须三思行。  
喜舍必须从实地，虔诚佛道不亏人。  
不宣夫妇多和谐，再宣僧人进山门。  
缘簿送进禅堂内，禅师一见笑盈盈。

暂停数日将山下，搬运檀香进寺门。  
照数无差三百担，择日兴工动雕人。  
今年九月初三日，次年三月已完成。  
择定四月初一日，巳时开光请帖勤。  
第一先请大施主，捐助檀香许汉文。  
现在官府都请到，又请坛越众乡绅。  
开光吉日多热闹，陆续纷纷进寺门。  
白氏预先来知道，拘禁官人少行程。  
许宣蒙僧多诚请，一心要往金山行。  
窥探前后无人在，瞒过妻子逃出门。  
许宣到寺来参拜，禅师留在后堂存。  
午斋已毕皆散去，许宣作别要回程。  
禅师紧紧来留住，总然不肯放回程。

且说法海和尚对许宣说：“你本是佛门弟子，因何落在妖魔之手？况那端阳之节，露出原形，被你看见。尔今来到此地，不必回去。”许宣说道：“我家妻子，多有法术。蒙老和尚，快快放我回去，倘若多留时刻，他二人赶到寺中，岂不要害我淘气。”法海说：“许官人，你拜我为师，削发为僧，免得你扰害了。”又说那白氏，不见丈夫归家，即便手中轮动阴阳，叫一声：“青儿不好了，官人在金山寺中，被法海留住，说我二人是妖怪，不肯放他回来，如何是好？”小青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与你二人，赶到寺中，接了官人回来不就好了。”那二人遂化一只舟船而去。

一双主婢出门庭，一心要去接夫君。  
肩背两把清风剑，要与法海定输赢。  
来到金山忙上岸，急忙移步上山林。  
小青上前叫师父，烦你去请许官人。

那白氏与小青二人，行到大雄宝殿，上前叫声：“老和尚，我闻丈夫许宣，在你寺中，因何将他留住？快快叫他出来，同我们回去。”那法海道：“你的孽障呀，许宣乃是佛门弟子，被你二妖迷恋，不该害他。如今在此落发为僧，不能回去了。”白氏说：“老和尚此言错矣，我官人既要出家，也该回家一转，嘱托家财妻小，然后再来出家未迟。今日将他留住，强逼出家，活拆人家夫妇，斩绝许氏宗枝，岂是出家人所为了么？”

白氏哀哀求老僧，快快放出我官人。  
许氏单传无后代，斩宗绝嗣断人伦。  
还望禅师生怜悯，慈悲开罪放回程。

和尚全不来理问，全然不睬半毫分。  
白氏几次哀求告，忍气吞声赔小心。  
说到伤心求恳尽，一时无名火烧身。  
妖僧秃驴高声骂，枉做修行念佛人。  
好好讲将来放出，万事全休饶你们。  
少刻迟延难活命，剝你肉酱化灰尘。

那白氏与小青二人，苦苦哀求，三番两次，有些忍耐不住，随即高声大叫：“你这秃驴，怎么全不回头？毫无恻隐之心。”说道：“青儿呀，我与你杀他是了。”二人抡动双剑。那法海即命徒弟，使动九龙禅杖相迎。这禅杖乃是佛门中的法宝，抡动起来，是有天神下降相助。

禅师奉佛收二妖，妖法总是佛法高。  
虚空降下诸神将，金盔金甲显英豪。  
青白二妖多厉害，一腔邪气怒冲高。  
合寺众僧多慌乱，个个心中魂胆消。  
差遣水族妖魔怪，虾兵蟹将众小妖。  
一时运动长江水，汪澜汹涌起波涛。  
生灵巨万遭水灾，大数注定断难绕。  
合府居民遭大难，二妖造孽罪难逃。  
合寺众僧齐来报，水满山寺浪滔滔。  
禅师就把袈裟脱，罩住山顶水渐消。  
霎时浪静风波起，江水归原绝波涛。  
谁知一道毫光起，托塔天王镇白妖。  
揭谛手执降魔杵，现出魁星挡住了。  
禅师心中暗暗想，方知袖里细根苗。  
文曲已归蛇腹内，待等分娩再收妖。

那白氏叫声：“青儿呀，前面尽是洋洋水，屋亩田庄无处寻。我与你快快化只小船，摇了回家，收拾金银行李，急速逃往杭城而去罢。奴闻姑娘贤德，且往她家安歇。不想今日我与你出了这场丑事，不来寻他倒也罢了。”小青道：“娘娘事已如此，不必懊悔。且到杭州，姑娘家中，另行计较便了。”又那许宣，在经楼上，心中悲戚，去见法海和尚，说道：“我许宣因见你徒弟下山募化，吾已生了恻隐之心，独开缘簿，成尔胜事。只望永保平安，不想被老和尚，请我到寺，逼吾出家，将我夫妻拆散，不能完叙，想到其间，十分悲戚。”那法海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僧不来留你，尔还有孽缘未满，不好与你说明，待等分娩之后，再来叙话。今日你妻子往武林而去，你可到西湖断桥相会便

了。”

禅师送出山门抛，略施小术用心苗。  
与他驾云双眼闭，一阵顺风虚空绕。  
不知不觉乘云端，方知禅师法力高。  
不消一个时辰后，立下云端是断桥。

那许宣开眼一看，说道：“原来已是断桥，这也奇了，我记得法海之言，叫我断桥相会，待我等他便了。”

许宣坐定心中恼，思想妻子泪波涛。  
金山到此程途远，一刻之时到此桥。  
佛法神通广无边，稀奇古怪好蹊跷。  
许宣暗想佛法大，忽见前面小舟到。  
船中女子来上岸，原是娘子到此桥。  
只见许宣桥上坐，青儿一见怒气高。  
急忙报与娘娘知，白氏闻言两眉跳。  
冤家为何先到此，何不最早万事消。

那许宣遂即上岸，叫声：“娘子呀，今日天谴重逢，顺风而来，累及娘子辛苦，乃卑人之罪。”白氏道：“官人呀，往日间，何等禀告与你，叫你不可外出，你因何瞒了我主婢二人，私往金山寺中，被妖僧缠住，岂不累及我主婢二人，与他一场争杀。幸得他有法术，故不伤他性命。他说你要出家，不愿贪恋红尘。你既爱空门，何不早于妻子说明？免得与他作对。如今天降大雨，淹死无数民物。我今回到店中，家无一物，尽付东流，才得捞些金银，来到杭城。但为你们三番几次，受尽多少磨难，全不怨你。”又问青儿：“这是何处地方？”小青道：“娘娘，此是断桥相会了。”

素贞到此怒生瞋，纷纷流泪哭伤心。  
算来男子心肠恶，忘恩无义无情人。  
许宣开言忙相劝，贤妻不必泪淋淋。  
只为僧人祸根起，佛相开光把我请。  
不料和尚心肠恶，苦苦将我留住身。  
与妻结发有三载，怎肯将你一旦分。  
每日与他来争执，才得放我转回程。  
叫我站在云端上，顷刻来到断桥临。  
想今大水淹人死，亏僧感应就我们。  
小青就把主母叫，官人言语不差分。  
原是老僧救他活，不然淹死大水濱。

我想此事天排定，留得我们命三人。  
若然不到金山寺，决然性命也难生。  
不是僧人使巧计，那得指引到山林。  
想是大士来救护，保佑我们三个人。  
不枉官人行善事，积德总有神感应。

那许宣听了小青之言，叫一声：“小青言语，到也说得不错。若无观音大士保佑，不到金山寺，我们性命也是难保。”白氏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奴家错怪你了，官人休得见气。”许宣道：“娘子我与你夫妻情分，有何见怪？今日重逢相会，岂不欢悦。”白氏说：“官人事已如此，我们往何处栖身？”许宣道：“娘子，我三人同到姊姊家中，暂住几天，再寻房屋。”船已住埠，许宣先到李君甫家中见姊姊，说过一番情由，即叫轿子前去，迎接主婢二人，并行李铺盖，挑到许氏家中。大娘出外迎接，至中堂见礼已毕，分宾坐下。白氏道：“不瞒姑娘说，奴家与你令弟，到了姑苏将近二年，开张药铺积些银两。只因目下天降大雨，城池淹没，店中货物，尽付东流。幸得神天保佑，逃我性命，为此收拾行李金银，意欲与姑娘一门居住，实是见笑。”许氏大娘道：“弟妇你说哪里话来，多蒙你与我弟成家立业。那苏州吴员外，常有信来，并王员外处，书信中常说你弟妇十分贤德。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只因我弟，受屈分别之后，奴家朝夕挂念，今日幸得重逢，实为可欢喜也。”

许氏开口讲言论，弟往古苏痛伤心。  
自从与弟分别后，时时刻刻挂念生。  
时逢去年中秋节，多蒙员外通书信。  
幸得苍天来保佑，今朝骨肉再相亲。  
许宣即便将言说，累及姊姊常挂心。  
幸得贤妻多见识，开张药业积金银。  
花银积得数千两，今朝天赐转家门。  
白氏又欲开言说，多感姑娘费心情。  
我破家财多磨折，遇难呈祥逢好人。  
今朝夫妇归家转，骨肉团圆情义深。  
小青在旁忙开口，我主前番受屈情。  
姑嫂双双皆得意，说得投机各称心。  
君甫料理忙碌碌，寻其房屋可安身。  
择了吉日进新屋，两家同住便安宁。  
日间姑嫂同作夫夫，晚来各自转家存。  
僮仆丫鬟买几个，厅堂高屋大墙门。

那许宣自从回转杭州，约有数月之期。时逢中秋佳节，那桂花开放，将酒筵排列后园，饮酒赏花。君甫与许宣一桌，白氏与大娘一桌，俱各闲谈，那白氏道：“姑娘我与你同月怀孕，倘若各生一子，乃万全之喜。若还生下一男一女，我与你指腹为婚，岂不是亲上加亲，承立两家香火，未知姑娘心意如何？”许氏道：“不瞒弟妇说得，我亦早有此心，正与兄弟说过，犹恐弟妇不允。”白氏说：“正是同心合意了。”

白氏暗暗欢喜生，了却平生一片心。  
后嗣倘若身荣贵，两家门户受皇恩。  
许氏大娘忙开口，贤哉弟妇听缘因。  
若能玉殿传金榜，荣宗耀祖显门厅。  
小青求神并问卜，姑娘怀孕女钗裙。  
昨夜三更得一梦，张仙送子到我家。  
主母争先双手接，婴儿喜欢笑盈盈。  
醒来却是南柯梦，娘娘必定产儿婴。  
将来一举成名日，带挈丫鬟一小青。  
白氏十月来满足，婴儿腹内转翻身。  
这番腹痛如刀割，上天入地也无门。  
小青在旁来扶住，口咬青发痛杀人。  
文曲星宿来下降，张仙送子到门庭。  
多少神祇来护卫，手提毫笔现魁星。  
素贞分娩将儿产，许氏产女同日生。  
此时两家多欢喜，传宗接祖耀门庭。

那白氏对许宣道：“我临产之时，梦见蛟龙缠身，将婴儿取名梦娇。”又那许氏大娘，同日生下一女，取名碧莲，两家好不欢喜。不觉光阴如箭，满月已到。那姊舅二人，商议剃头，整備酒筵，待明日祀神请客。到了五更，那白氏心血来潮，即忙掐指一算，说道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，今日我的灾难到了，应在官人之手呀，官人今日天色未明，为何如此起早？”许宣道：“今乃孩儿剃头吉期，恐有贺客到来。”白氏说：“若有客来，有姑父接待，你在房中，等我梳好头儿，将孩儿穿好衣服，抱了一同下楼，好拜神圣祖先。”那白氏算定阴阳遇害，于许宣之手，所以留住丈夫，想挨过恶时。那佣人来说：“外面有客到来。”许宣道：“我来了。”白氏说：“你妻子在此等，望即速就来。”

许宣外出来迎接，不想法海到我家。  
法海开口称相公，你今作事欠聪明。  
好一佛门真弟子，被你妻精伤残生。

今有钵盂如来赐，特来收伏你妻精。  
许宣心中来思想，老僧作事起凶心。  
我妻如若妖和怪，与你无涉半毫分。  
你今休得来寻事，拆我夫妻两离分。  
小钵量来何足惧，断然难害我妻身。  
将身站立房门外，忽闻里面叫官人。  
你妻等望多时候，因何还不进房门。  
许宣即便回言答，我立门外有来因。  
你在房中来等我，你夫难以进房门。  
我若进来恐害你，只怕你们有灾星。  
那知金钵多厉害，一道金光射进门。  
忽然袖内来活动，一见妖气就飞腾。  
白氏此刻心惊怕，白光透出顶梁门。  
金白二光来缠住，霎时金钵化乌云。  
大叫一声难挡住，泰山压顶重千斤。  
许宣此刻心着急，胆颤心惊赶进门。  
那许宣见钵盂飞进房中，罩了白氏发顶之上，那娘子大叫一声：“啊唷，官人呀，不好了。”

娘子被罩痛非轻，如来钵盂重千斤。  
血光未净算不准，午时错算未时辰。  
故而只防未时到，谁知却在午时辰。  
即忙就把官人叫，今朝与你两离分。

那小青见了主母这般行景，好不悲切，泪如雨下，无计可使，就骂许宣：“你个凶心之人，将我主母，如此行为，于心何忍？亏你下得这般毒手，我们如何肯饶方与你？不免与娘娘报仇雪恨，方消我胸中之气，阿呀娘娘呀。”

许宣真个心不好，亏他凶毒设心苗。  
这般行事亏你做，不念三载夫妇恩。  
娘娘待你如珍宝，体心着意与你好。  
小青想到伤心处，忙把头儿摇几摇。  
头大如斗眼铜铃，现出青稍蛇一条。  
许宣吓得魂飞散，白氏钵内高声叫。  
官人休得来害怕，在我身边且站牢。  
左手执住亲夫手，右手把着小青叫。  
蒙你多情跟随我，情同意合胜同胞。

劝你不必将他害，还须看顾小儿曹。  
法海坐在书斋上，还要害你命必凋。  
劝你快快逃生去，迟延一刻命难逃。  
小青听了娘娘话，拜别娘娘哭号啕。  
忽然一阵妖风起，渺渺腾空去路遥。  
不言青蛇逃遁去，再表白氏受煎熬。  
钵盂罩在双肩上，许宣看了心好焦。  
连叫娘子无人答，全然不见我妻娇。  
法海坐在书斋上，一灵真性透云霄。  
金身罗汉祥云现，奉佛前来收白妖。  
法海禅师来举动，钵盂悬空摇几摇。  
顷刻落在楼板上，白氏全身不见了。  
许宣此刻心悲戚，咽喉无声也难叫。  
一时殒倒楼阁上，噎住喉咙魂胆消。  
不知塔里如何样，且看下卷说分明。

####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雷峰宝卷下集

救度生灵舍百钱，酬谢夫妻有三年。  
冤孽已满各分散，反累己身有罪愆。  
禅师念一声：“阿弥陀佛”，将禅杖向地一顿，那白氏一时不见了。许宣手捧金钵一看，只见钵内小小如灯芯的一条白蛇，叫一声：“娘子呀，那金钵有佛法无边的西方法宝，如何救得你出，此我卑人害你一死，岂不痛杀我也。”  
许宣此刻实伤心，蹬足捶胸两泪淋。  
开言就把禅师叫，你今作事太狠心。  
前生与你无冤仇，今朝害我实伤情。  
许氏大娘无知觉，丫鬟通报大娘闻。  
大娘一见心胆碎，将身跌到地埃尘。  
双手捧持紫金钵，啼啼哭哭泪淋淋。  
这是谁人使毒手，害她顷刻就离分。  
许宣开口讲言说，和尚前来起祸根。  
那知钵盂飞空起，罩住我妻现真形。  
许氏听了一番话，开言骂弟太凶心。  
你妻何等看待你，忘恩负义不良人。

弟妇前生缘孽重，今生嫁你无义情。  
那晓你是无情汉，恶毒肝胆太凶心。  
谋害妻子人间少，佛口蛇心不成人。  
许宣叫声亲姊妹，须看同胞手足情。  
我害妻子无知识，可怜她死痛伤心。  
许氏界面回言答，你今作事不聪明。  
你自妻子尚如此，何况同胞手足情。  
今朝和你来断绝，快刀劈竹两离分。  
禅师听闻讲言说，大娘不必怒生瞋。  
白氏不是凡间女，峨眉修炼一蛇精。  
隐修一千七百载，变化一女来成亲。  
扰害民间多罪孽，金山水漫害生灵。  
我奉佛旨收妖魔，并无别意起凶心。

那许氏大娘说：“你这妖僧，不守清规，全无慈悲之心。我弟妇与你前世无仇，今生无冤，你苦苦要害她性命。就是妖怪，与你和尚毫无干涉。我想上苍有好生之德，自今被你兴妖作法，假设虚情，将他掇去暖。妖僧呀妖僧，你起了只等忘想。我想她乃是三贞九烈之女，岂肯从你，你却枉费了这个念头，我怎肯与你罢休。”那法海听了这番言语，有口难开。被她骂了几句也罢，叫声：“女菩萨你不须动气，真假难以分辨，是故不信。你同我到西湖，待老僧放她出来，问个明白如何？”那君甫道：“不差。”就叫了数乘轿子，许宣与大娘，抱了梦蛟，那丫鬟与众亲邻友人等，一同而去便了。

同到西湖住了行，雷峰塔前下轿停。  
禅师出轿来行走，金钵放在地中心。  
放出白氏一娇女，照旧一个美钗裙。  
皈依佛法心清净，妖气全无归真本。  
此刻，那姑嫂夫妻，又同姑父舅母，一等众亲，与邻居人等，齐来相见，各问因由，好不欢喜。

大娘启口叫贤哉，诉说众情泪满腮。  
可怜兄弟良心黑，下此毒手害裙钗。  
想你虽然聪明女，被人欺侮一时呆。  
恨极妖僧无道理，因何屈害女裙钗。  
白氏此刻将言答，姑娘不必细疑猜。  
奴家不是人间种，却是四生一卵胎。  
修炼一千零七百，酬恩报德到此来。

与你兄弟为夫妇，积德续后产婴孩。  
奈何作事太慌乱，扰害民间有祸灾。  
弥天大罪难逃避，违天逆理不应该。  
水没金山多害命，私摄檀香起祸胎。  
禅师奉佛身到此，不故压我地中埋。  
佛心慈悲常救苦，并不欺心贪色财。

白氏劝：“姑娘不必挂念悲哀，且是放心，日后是有相会之期。方才被佛收伏，已归佛门摩顶授记，如今六根清静，心归正道，毫无邪念。”那大娘道：“在生一日，胜死千年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为人岂不惜命。”白氏说：“奴家并不身死。”

白氏开言劝众辈，大众俱修佛莲台。  
我今若不重修炼，焉能异日免三灾。  
奴身未死埋藏土，精心修行敬如来。  
如今重整修行路，惟愿异日往蓬莱。  
姑娘余无别事来托付，恳求抚养小婴孩。

此子若得身荣贵，方称尔心喜满腮。  
夫妻有日重相会，官人不必挂在心。  
一番分别亲嘱咐，亲邻辞别各分开。

那白氏叫：“官人，你可问了佛爷？以晓得自己本来面目。奴今劝你回头，早证菩提。你妻子要分别去了。”许宣道：“娘子你可回去否？”白氏说：“我既到此间，岂可再回。官人你也不必悲泪，同姑娘好生抚养孩儿成人长大，接续香烟，传流许家宗祠。又奴问了佛爷，但不知奴家修到几时，得成正果。

”那法海答道：“你此时以后，必须修炼真心，除却六根，戒弃三孽。待二十年后，就可位立仙班。若不改除性情，仍起邪念。任你西湖水干，雷峰塔倒，江潮不起，难望超升之日。如此你且下去了罢。”白氏答道：“谨遵法旨。”

”那师将禅杖向下一顿，一声喝开地府，霎时间地穴分开。白氏与一众人等，分别一番，又托姑娘：“好生抚养孩儿，休得挂念奴家，后会有期，我自去了。”法海将白氏镇压在雷锋塔下。许宣叫声：“娘子，卑人同去。”那禅师叫一声：“许相公，你也不必悲伤，夫妻是有相会之期，劝你及早修行，仍归正道，老僧就此告别。”许宣无奈，与许大娘，众人一同回到家中，又被姊姊辱骂一场，说道：“好端端一个贤能女子，亏你下得这般毒手，你于心何忍？”

大娘此刻重怒生，怨骂兄弟没良心。  
你妻何等来待你，敬重夫主胜如宾。

好个贤德聪明女，三从四德有仁心。

亏你凶心使毒手，伤害一命好女身。

镇藏塔底何日会，若要相逢梦中寻。

你是凶毒狼心汉，何能得了好妇人。

许宣被姊骂得眼泪汪汪，含悲回转房中，见了娘子手迹，泪如雨下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还在世间，做什么样人？不如落发为僧，以修来世。”随即剪下头发，不免隐身，出门而去便了。

七世修来堕红尘，一朝出族归原根。

许宣剪发抛家去，离了红尘去修行。

安心修道为和尚，隐在昭庆用苦心。

自入空门无挂碍，参禅悟道甚心诚。

许氏抱儿楼上去，缘何许宣不见形。

将身行到妆台看，一见青丝泪淋淋。

只道兄弟床上睡，谁知落发去修行。

大娘哭得肝肠断，犹如乱箭射我心。

那许宣自从落发为僧，在昭庆寺内，苦修清规，坚心修道，不觉已有三年。一日，忽然思想，欲要往各处云游，遂即拜辞众僧，出寺而去。

许宣辞别出昭庆，离却西湖各处行。

朝拜名山云游去，不分昼夜行路程。

忽然遇着禅师面，鹤发童颜骨格清。

禅师早知其中意，前来指引上山林。

许宣接到金山寺，钟鼓齐鸣和众声。

法号道宗方丈坐，礼拜金容皈大乘。

且说梦蛟，年登七岁，上学攻书，聪明无比，伶俐过人。一日书房，那先生不在，被众书兄，所说：“梦蛟，你是妖怪所生，反说别人，为爹娘全无知觉好不识羞。”那梦蛟听了此番言语，并不回答，出了书房，回到家中，来问母亲。许氏见儿回来，说道：“儿呀，此刻日末中午，因何放学能早？莫非先生不在书房？”梦蛟道：“孩儿有句不明白的话儿，特来请问母亲。”大娘说：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儿呀，说与为娘知道。”

梦蛟未语泪纷纷，将情禀告与母亲。

孩儿坐在书斋上，同窗书友欺我们。

说我不是亲生子，还说妖怪生我身。

根由说与儿知道，那个是儿嫡双亲。

大娘闻听心中想，暗骂书房众学生。

叫我何言来启答，只得开言假说清。

我儿休听谗言语，一双子女我亲生。

梦蛟道：“她说话又因，怎说外人饶舌。”大娘说：“畜生呀，怀胎十月，乳哺三年，千辛万苦，抚养你个不孝的畜生。年今七岁，送你学堂攻书，望你成人长大，赴取功名，不枉为娘一番苦楚。你今听小人之言，反来毁谤自己爹娘，我今不打，待等几时？”叫声：“丫鬟，取家法过来，待我打死这个畜生。”梦蛟哭道：“啊唷，母亲呀。”那大娘未曾打下，两泪汪汪，二人大哭一场。

梦蛟啼哭跪埃尘，娘亲何必怒生嗔。

孩儿非听闲言语，事到去间却有因。

既然儿是亲生子，应该同姓不差分。

嫡亲父子不同姓，谅必其中有别情。

爹姓李来儿姓许，还望娘亲说分明。

孩儿情愿甘受责，被娘打死也甘心。

大娘听了此番话，愈加悲泪越伤心。

那许氏大娘道：“另有一个缘故，因你多魔多难，有恐难以抚养，故而将你继出姓许。”梦蛟答道：“既将孩儿继出，因何无有继亲来往？”那大娘被儿说得不能回答，说道：“儿呀，休要在此讲了。”

许氏被问不开声，察听言语观动静。

欲言不语无计较，梦蛟跪倒地埃尘。

孩儿蒙感娘抚养，成人长大不忘恩。

倘能有日身荣贵，凤冠霞帔报娘恩。

谁人是我生身母，生死存亡姓何名。

凡事须看孩儿面，万望慈悲恻隐仁。

生养总是同一体，侍奉天年无二心。

大娘启齿开言骂，便骂无理小畜生。

亲生父母怎为假。疑虑爹娘是外人。

你父未曾娶过妾，为娘结发到如今。

娘的言语全不信，别人言语反为真。

梦蛟听说双流泪，我娘全然不露形。

孩儿哀告全无用，不如出外去访寻。

今朝辞别亲娘去，外面寻访我双亲。

若得苍天生怜悯，骨肉相逢转家门。

倘然不见双亲面，孩儿伶死不回程。

抚养深恩难酬报，来生犬马报娘恩。

那许氏大娘，听了他的言语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扯住说道：“梦蛟儿呀，你小小年纪，出外寻访何人？”梦蛟道：“孩儿逢人就问，若能寻着爹娘，一同回来事奉，报答二位生养之恩。若然查访不着，孩儿也不回来奉侍了。”大娘想道，我若还不与他说明，必然出外寻访，倘有不出，岂不绝了两家香火。只得叫声：“儿呀，你不必悲伤，待为娘说与你知道便了。”

我儿同往楼上行，从头细底说分明。

大娘开了三黄锁，箱中取出画像形。

许氏指定将儿叫，那边却是你双亲。

梦蛟即便来细看，眼泪汪汪暗思论。

水墨描画男和女，分明一对少年人。

大娘开口将言说，我儿听奴说原因。

只恐儿闻心悲戚，铁石人见也泪淋。

你父祖籍宁波府，慈溪县内是家门。

与我同胞亲兄弟，双亲早亡在杭城。

习学经营为药业，相营药材数年春。

那年二十零三岁，姓许名宣字汉文。

时逢清明正佳节，你父西湖去上坟。

途中遇见你生母，名姓称为白素贞。

出身不是凡间女，千余修炼白蛇精。

彼此情投皆意合，两相情愿结婚姻。

你父家寒无聘金，你母相赠数百银。

你父将银去兑换，却被公差捉了行。

库中失窃真脏获，出首当堂问罪名。

梦蛟道：“母亲只为何事？”许氏说：“儿呀，只银子是钱塘县的库银，被你母亲掇来，幸得知县清廉，见你父亲不像匪类，故而不动刑法，细细查问，你父亲供出实情。老爷即叫公差，吊你母亲，她主婢二人，见公差一到，霎时遁化不见，故谓妖怪出名。后来老爷将你父亲，充到姑苏。谁知你母亲与小青丫鬟，早在苏州等候。

你父发配姑苏去，你母早去等候身。

苏州有个吴员外，仗义疏财好仁心。

劝你双亲同一处，重兴花烛结成姻。

新开药铺保和堂，生意兴隆过光阴。

开店将来有数载，积有数万雪花银。

金山和上来募化，你父写缘立名姓。

独助檀香三百担，雕刻罗汉与观音。

工程圆满开光到，请往金山起祸根。

梦蛟道：“独助檀香三百担，是大大一个功劳，何以反起祸殃？”大娘说

：“儿呀，金山寺有一个法海禅师，说你母亲是妖魔，故而将你父亲，留在寺中，不肯放回。那时你母亲问知，与小青二人，赶到寺内，接你父亲回来。那和尚执意不肯。恼了你母亲性子，就与和尚斗起法来。

滴水难起千浪瀆，粒火能少万家倾。

忽然两下来斗法，居民残害实伤心。

一郡生灵遭大难，这场罪孽不非轻。

后来夫妇归家转，与我骨肉两相亲。

数月之间儿出世，欢天喜地得奇珍。

正待我儿来满月，亲朋贺喜一齐临。

法海和尚亲身到，说你娘亲罪孽深。

金山水满民遭害，违犯天条罪非轻。

紫金钵盂如来赐，前来收服你娘亲。

梦蛟道：“母亲，后来如何？”许氏道：“儿呀，说也凄惊，那和尚金钵飞入楼中，罩在你母亲发顶之上，顷刻你母亲，化现蛇身，被他收去。故我不是你亲爹亲娘，原是你的姑娘。收你母亲之时，我也不信，只道和尚妖法，煽惑人心，怎肯与他罢休。后同了他到雷锋塔下，那法海将你母亲放出，照旧化了人身。你母亲与我情由，细细说明，故而我已明白，才得饶放禅师。”

我今是你姑娘身，与你侄儿两相称。

蒙你母亲来嘱咐，指腹为婚结下姻。

你父恨得命苦他方去，剪下发儿去为僧。

我今抚养你七岁，胜比亲生重几分。

两家香火全靠你，顶立家堂接宗门。

梦蛟听罢将言说，姑母连连叫不停。

侄儿承蒙来抚养，一重亲加两重亲。

恩深如海天来大，有日身荣请诰命。

只因我母藏塔底，不知父到何处去修行。

孩儿罪孽如山重，叫我怎不痛伤心。

可恨发海全无理，怎肯饶恕这妖僧。

千丈麻绳总有结，父母冤仇海洋深。

此仇不报非君子，狭路相逢不放轻。

父母冤仇不能报，那有心想读书文。

一品当朝稀甚罕，腰金紫衣枉劳心。

许氏道：“那法海禅师，四海云游未定。你小小年纪，往何处去寻？你且免悲伤，还须苦志攻书，若有日金榜题名，那时报仇未迟。”梦蛟道：“侄儿被同窗嗤笑，有甚颜面，再往书房。”大娘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叫你姑父另请先生，在自家中读了。”

梦娇纪念二双亲，纷纷流泪痛伤心。

大娘再三相劝，梦娇无奈下楼行。

腹中暗暗生计较，那知另有一条心。

谁知哄骗身出外，一心要去见娘亲。

逢人便把西湖问，雷峰塔在哪方行。

一路叩问来指引，要请香烛祭娘亲。

说道：“我身边有五个铜钱在此，待我三文请了香烛，二文买了糖糕。一经来到西湖，雷峰塔下。

梦娇见塔好伤心，悲号啼哭叫娘亲。

撮土为香深深拜，糖糕红烛供埃尘。

娘亲苦楚无知觉，姑娘瞒我到时今。

今被同窗来说破，叩问姑娘知实情。

父亲落发为僧去，娘在此地受灾星。

枉叫他人做父母，可怜今日得分明。

空养孩儿年七岁，不孝之罪重千斤。

儿跪塔前声声叫，我娘塔下不知因。

非是孩儿来迟慢，皆因出世不知情。

何时得把冤仇报，方消孩儿一片心。

梦蛟外面来哭诉，里面娘亲听得明。

开言就把儿来叫，梦娇且自听我音。

为娘虽则藏塔底，我也安然有七春。

多蒙法海来指点，皈依佛法静修行。

我儿休得心悲戚，且听为娘说原因。

儿道为娘藏此苦，我到清净好修行。

我儿休为娘啼哭，速速回家读书文。

有朝一日登金榜，不枉为娘万苦辛。

父子相会总有日，娘儿异日再相亲。

你与碧莲完花烛，两家香火你当承。

姑父姑母恩义重，胜比娘亲重十分。  
白氏说得多时候，梦蛟听得碧波清。  
儿道娘亲无性命，那知静养好修行。  
幸得娘亲身不死，孩儿才得放宽心。  
可怜难以将身近，只闻声音不见人。  
母子若要重相见，推到雷峰救娘亲。  
虚空神道来帮助，分明孝感动天庭。  
梦娇重重多啼哭，只望塔倒见娘亲。  
许氏望儿等不归，传问学堂不见人。  
大娘闻言心着急，将情说与丈夫听。  
君甫连忙去寻问，查问街坊一众人。  
有人路遇将言说，梦娇已出钱塘门。  
君甫闻得心着急，三步当作两步行。  
慌忙出了钱塘走，就到西湖边上寻。  
六条桥边寻将过，行到塔前看分明。  
那君甫一见梦娇，在塔前啼哭，叫声：“儿呀，你因何独自来到此地？你母亲在家着急，害我性急慌忙，寻到此间。你看天色将晚，岂不惊慌。今日同父回去，另日再来看你娘亲是了。”  
君甫抱儿归家门，怨妻因何露风声。  
以后出外宜防备，便差书童在后跟。  
大娘此刻无言答，耸劝孩儿放宽心。  
吃了夜饭房中去，与娘同睡且安身。  
不表梦蛟姑娘事，再宣小青报仇行。  
避难逃遁有七载，峨眉山上瘾修炼。妖僧害主冤如海，练就飞刀报仇恨。我乃小青是也。今日来到金山，一见法海，就骂：“贼秃，我要与主母报仇。”那法海叫声：“孽畜呀，前番被你逃去，今日你自来送死。”小青一闻此言，就将飞刀与法海大斗。那禅师将刀尽已打下江心。小青见飞刀已破，就想脱身逃走。不想被禅师取出困妖索，望空抛去，将小青捆住，现出原形。  
为主报仇一小青，七载功程一旦倾。  
我今被捆皆为主，你在塔下可知情。  
今日飞刀俱被破，未知何人做救星。  
小青此刻早磨难，惊动观音下凡尘。  
禅师叩道：“请问菩萨，法驾何来？”大士曰：“白妖已竟安镇在雷锋塔下。今闻禅师，奉佛收下青妖，你可交代与我，好去回复佛旨。”法海急忙交化

，拱手而去。那龙女取出净瓶，将蛇儿与它化小，往瓶内攢了进去。大士叫声：“青妖，你必须正心修炼，可以消除前愆，恐有出头之日。”那大士救了青妖，又救梦娇疾病去了。

梦娇思母患在身，病日沉重五年春。

求神问卜全无效，现请名医药不灵。

大娘常日纷纷泪，忽听外面扣门声。

见一年老婆婆到，白发苍苍进了门。

许氏问道：“老婆婆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大士说：“我闻大娘好善，特来化斋。”许氏道：“既然化斋，请到里面少坐。”大士问道：“这位小官官是谁？”

许氏说：“是侄儿，因为幼失父母，染成恶病，求神不灵，服药无效，自从八岁有病至今。”大士道：“我有丹药一粒，与他清茶吞下，就可为好。”

那大娘接过手中，说道：“多谢婆婆。”那婆婆霎时不见，化作清风，驾云去了。

观音菩萨赐灵丹，霎时不见老年人。

那知化腾祥云去，经往南海紫竹林。

大娘急忙来跪下，叩头八拜谢神明。

许氏就把孩儿叫，灵丹吃下便除根。

梦蛟腹内香馥馥，满身清爽有精神。

只闻口内清香味，复旧还原病愈新。

那梦蛟病好，仍在书斋，殷勤攻书诗赋文章，过目不忘。年方一十二岁，深入黄门，不觉又到一十六岁，许氏叫道：“儿呀，今逢大比之年，待姑娘收拾铺陈，你可上京赴考，得中金榜回来，好报娘亲养育之恩。”梦蛟道：“侄儿谨尊慈命，还要禀告姑母，孩儿欲往母亲跟前，祭奠一番，随即起程。”大娘说：“儿呀，正该孝道如此。”到了次日，那君甫夫妻，整备素牲祭礼，船到西湖上岸，行往雷峰塔前，摆列素牲祭礼。梦蛟来到塔前，哭拜说道：“孩儿尊奉姑母慈命，要往京都求名，故来祭奠，明日就要启程。”

我儿此刻哭伤心，有言告与母娘亲。

海洋冤仇难以报，枉为男子世上人。

母子若得重相见，胜如金榜表题名。

父亲落发为僧去，不识云游何处停。

叫儿何处寻踪迹，啼啼哭哭好伤心。

白氏里面亲听见，开言吩咐我儿身。

娘在塔下多清静，坚修佛道炼真性。

我儿休得多悲戚，还须保重往帝京。

休把为母常挂念，此去金山认父身。  
娘亲言语须紧记，回家保你喜相亲。  
孩儿听说心才放，略把愁肠轻几分。  
只道娘亲遭非命，口说异日再相亲。  
忙唤家人来收拾，深深叩拜别母尊。  
可怜硬了心肠走，含悲无奈落船行。

那梦蛟往雷峰塔，祭奠母亲，哭告一番。回家拜别姑父姑母。那君甫送梦蛟下船，拜辞而去。行了几日，来到金山寺边，那船家无意之中说道：“相公，此地前面，就是金山大寺。昔日白娘娘与法海斗法之处。”梦蛟听说，记得母亲，叫我往金山认父，即叫船家：“你将船泊住，我要往寺中进香。”吩咐书童：“小心看守船中。”

梦蛟移步到山门，金山寺内寻父亲。  
低头躬身山门进，叩拜诸佛与众神。  
当中弥勒哈哈笑，四大天王两边分。  
护法韦驮提宝杵，金盔金甲显威灵。  
将身又进大雄殿，三尊大佛殿中存。  
两廊五百阿罗汉，檀香雕相尽装金。  
梦蛟跪在蒲团上，叩头八拜意虔诚。  
祈求佛祖来指引，赐我父子好相亲。

那和尚一见，问道：“请问相公，贵府何处？”梦蛟道：“小生是钱塘县人氏，特来访问一位大师。”和尚说：“要寻哪一位大师？”梦蛟道：“一个法子。”和尚说：“莫如法海和尚，他三年前，云游别处去了。”梦蛟道：“内中还有一个和尚，我已忘怀法名。”和尚说：“相公若忘怀法名，难以查问。我寺中有五百余僧，各有单房，如何查得许多？”那梦蛟忽然想出个法儿，我叫五百余人之内，一个一个查问过去，哪位大师是杭州姓许的，可有着落。且说许宣，法名叫做道宗，自入空门，在昭庆寺居住三年。今往金山寺中，有一十三载。忽那心中想起，可怜白氏，收镇在雷峰塔底，好不伤感人也。曾记三年前，禅师说，我今年今月，有父子相会。我离家之际，孩儿满月到今，已有一十六载。此刻若还父子对面相逢，亦难认得，也是枉然，待我转过大雄宝殿，参拜大佛，又礼观音大士。已毕，抬头忽见一个年少书生，容颜非凡，相貌堂堂。

上前稽首来叩问，请问贵府姓何名。  
有何贵干身到此，乞道其详说吾听。

梦蛟回礼道：“不瞒大师说，小生是杭州钱塘县人氏。因为上京求取功名，路

过宝山，闻得宝刹，佛像庄严。一来瞻仰佛像，二来拜谒大师。”道宗说：“不敢，相公言重，请到客堂用茶。”

昔年父子两离分，今朝骨肉又相亲。

道宗前面来引路，梦蛟在后一同行。

二人步入禅堂内，躬叙分宾坐停身。

一番谦逊使茶罢，梦蛟启齿问原因。

梦蛟道：“请问大师，俗居何处？高姓大名？还是幼年出家？还是中年落发？”

道宗说：“相公若说贫僧出家之事，一言难尽。”梦蛟道：“禅师缓缓请道。”

贫僧俗居宁波人，慈溪县内我家门。

双亲迁移杭州地，不幸父母早归阴。

留下姊弟人二个，姓许名宣字汉文。

我姊许配李君甫，钱塘县内做衙门。

只因家内多清淡，帮办药铺过光阴。

时逢清明正佳节，行往西湖祭亲坟。

路遇白氏多贤德，成其佳偶结婚姻。

我妻不是凡间女，千余修炼一蛇精。

道我许氏无后代，因为到此恋红尘。

患难相逢有三载，产生一子报前恩。

金山水满遭民害，违犯天条罪孽深。

因此收镇雷峰塔，说到此间惨杀人。

我因贤妻塔底镇，满月孩儿私抛行。

梦蛟道：“大师出家，这满月婴儿，交与谁人抚养？”道宗说：“我有一姊

，许配李君甫为妻。只因我私自出门，未曾嘱托与人，谅必是姊姊抚养。”梦蛟问道：“你令郎叫什么名字？今有多少年纪了？”道宗说：“你且请听我们道来。”

道宗说：“你且请听我们道来。”

道宗说：“你且请听我们道来。”

我妻临产得奇情，梦见蛟龙缠妻身。

得此吉兆将名取，取名梦蛟我亲生。

算来年纪十六岁，未知长大可成人。

梦蛟听罢纷纷泪，急忙双膝跪埃尘。

叫声父亲梦蛟儿在此，特地前来认父亲。

道宗认了亲生子，抱头大哭实伤心。

儿无双亲真苦切，不见父亲十六春。

“啊呀儿呀，尔难得姑父姑母抚养，你要紧紧牢记在心，胜如亲母一般。”梦蛟

蛟道：“孩儿今去求取功名，倘然得中金榜，我要回到金山，接了爹爹回家，待孩儿侍奉晨昏，尽孩儿为子之道。”道宗说：“儿呀，父既出家，不能还俗去了。”

今朝父子来相亲，胜如平地雷一声。  
须知养儿能傍老，送老归山尽子心。  
父亲不肯回家去，不孝孩儿有罪名。  
父亲执意不回去，孩儿同父在山林。  
父为僧来子为道，父子一处共修行。  
何苦把着功名赶，无忧无虑过平生。  
道宗开口将言说，我儿说话欠聪明。  
枉读诗书知礼义，枉为秀士入黄门。  
只为许氏无后代，你娘堕落在凡尘。  
可怜受尽千般苦，压镇塔下为你身。  
我儿不必添悲戚，功名要紧莫留停。  
梦蛟此刻真无奈，不敢违命逆父亲。  
父子谈心有一日，金乌西堕月东升。  
一夜话文说不尽，金鸡三叫已天明。

道宗说：“儿呀，考期已近，兼且风和日暖，天气阳和，你快快下船，进京赴考。”梦蛟道：“孩儿谨遵严命，就此拜别。”道宗叫声：“儿呀，为父有句偈曰。”

此去青云得路行，首魁金榜受皇恩。  
双亲有日重相会，祭祖团圆表古名。  
梦蛟拜别父亲行，道宗相送出禅林。  
山门外面来分别，父子分手泪沾襟。  
道宗回转禅堂去，梦蛟步走下船行。  
滔滔一路无耽搁，海不扬波天气晴。  
幸喜顺风来相送，一路迅速到皇城。  
奉旨开科招贤士，纷纷齐进宫辕门。  
二月初二头场进，百花生日二场行。  
主考乃是君皇点，为国求贤挑选人。  
十五三场考已毕，龙虎吉日挂榜名。  
头名状元许梦蛟，居住杭州钱塘人。  
君皇御赐三杯酒，鹿鸣筵宴赐公卿。  
参拜座师并主考，游街三日看皇城。

那梦蛟得中状元，次日五更三点谢恩，俯伏奏道：“臣许梦蛟，蒙圣恩，叨居及第。臣母系一千余年修炼，与父许宣，有夙世之恩，结为姻眷。奈因臣眷属，居住江苏，开设药铺，苦度光阴。不料臣父，身遭飞祸之罪，遇金山和尚法海，引父到寺，强逼出家为僧。臣母到寺，接父回家。不料法海，将臣父藏隐，口出不逊之言，因而两下斗法，以致水漫金山，误伤生灵，皆因法海之故。臣眷属已归原籍，产生弥月。不料法海，复来滋扰。手持法钵。口称奉佛所差。说臣母罪犯弥天，将母收镇雷峰塔下。臣父见之心寒，因此出家金山。臣蒙姑娘许氏，抚养成人，得中魁名。请封官诰，报效抚养之恩。臣母埋镇塔底，伏乞圣恩降旨，拆毁雷峰塔，释放臣母出塔。望我皇降旨，命父归家，待臣侍奉，以全孝道。特此申奏，伏乞恩准。”

血泪陈情奏圣君，只望救母出苦辛。

请旨拆毁雷峰塔，脱离灾难救母亲。

伏望敕旨赐封赠，报效姑母养育恩。

君皇御笔亲批点，王门宣诏读分明。

圣旨下：“今有新科状元许梦蛟，所奏伊母白氏，修炼千年，既入红尘，不应伤害生灵，上苍岂不感怒。请旨拆毁雷峰。此乃先朝古迹，难以毁灭，待等工程满足，是有飞升。今养子成名。降旨一道，在塔前建造牌坊，敕赐御祭一筵，不枉养子成名。伊父许宣，既已出家，听其自便，钦赐七宝伽蓝帽一顶，红呢袈裟一件，禅杖一支，登云履一双。命地方官，捐派良田千亩，以为膳食之资。爱卿姑母许氏，抚养有功，荣封夫人，官带诰命，钦赐凤冠霞帔。爱卿之妻，随职荣封诰命，赐爱卿归家祭祖，限一年以后，归京受职。”梦蛟谢恩：“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宣罢诏文接旨行，梦蛟受赐泪纷纷。

头戴乌纱心不悦，一举成名天下闻。

拜辞满朝文武，辞别同窗出帝京。

梦蛟星夜行得快，串州过府不留停。

状元船倒金山寺，停住船只上山林。

合寺僧人齐来接，鸣钟擂鼓接诏文。

道宗迎旨忙俯伏，快摆香案闹盈盈。

难得我儿身及第，满门封赠谢皇恩。

梦蛟道：“爹爹请上，待孩儿拜谢生育之恩。”道宗说：“我儿今日，金榜题名。也蒙圣上洪恩，又不枉你娘亲受苦，她虽埋塔底，也可瞑目了。”

父子欢悦在禅林，忽见僧人报事音。

合府官员俱到此，齐来拜望进山门。

梦蛟冠带忙出接，有劳各位费心情。

一众官员齐答启，特来拜贺敬大人。

梦蛟道：“有劳各位大人屈驾，晚生奉命到此，圣上敕旨诏文，命各位大人，捐派良田千亩，在于寺中作为膳食之资。”众官员齐声应道：“此乃皇令，实为可敬。吾等回衙，邀同绅宦议叙，捐派便了。”那一众官员，辞别而去。梦蛟送罢，急忙修书到家，在雷峰塔前，建造牌坊。又差家人，到镇江买了红紬，做五百余件袈裟，付与众僧。那梦蛟在金山寺耽搁一月。一日，道宗说：“儿呀，你在此地，我想姑父姑母在家悬望。你可回家祭祖，与表妹完姻，休得耽误了。”

状元闻说开言音，不孝孩儿有罪名。

孩儿身受皇家禄，理当忠孝两全行。

怎奈事君难尽孝，抛撇爹爹冷清清。

叫儿怎可离膝下，实情难舍两离分。

道宗即便叫儿说，父子原有各路行。

劝儿速速回家去，代父问安姑母亲。

表妹碧莲完花烛，不负当年指腹姻。

愿你夫妇多和睦，百年偕老产麒麟。

为官须要存忠义，赤胆忠心报国恩。

爱民如子勤访察，莫贪民财要清正。

休把为父来挂念，速宜回去莫留停。

梦蛟即便将言说，谨遵严命别父亲。

那梦蛟随即拜别父亲，道宗说：“儿呀，你回家敬禀姑父姑母，说我在寺中，十分安乐，叫她不必挂念，与我代禀千万叫她保重自身。”

状元别父出山门，合寺僧人送起身。

一路顺风行得快，不多几日到杭城。

君甫夫妻多欢悦，挂灯结彩闹盈盈。

高庭即便摆香案，奉旨封赠宣诏文。

状元就把祖先祭，祭奠许李两宗亲。

请出姑父并姑母，拜谢双双养育恩。

我儿年少初登第，不枉姑娘一片心。

换了蓝衫穿紫袍，头戴供花摇玲玲。

今日满门荣光耀，女儿有福做夫人。

儿婿两当真为喜，合门荣封谢皇恩。

一子为官齐受禄，超升三代祖先灵。

状元禀告姑母：“侄儿奏闻圣上，请得官诰在此，请姑父姑母，受了官带与凤冠霞帔，待侄儿拜谢抚养之恩。”许氏说：“难得侄儿一片孝心，不负我们抚养。”梦蛟道：“侄儿还有一言相告。”

我父金山隐修行，欲相劝父转山门。

父说出家不回家，端不还俗染红尘。

许氏闻听心欢悦，难得我儿有孝心。

你父一心坚修道，君皇隆恩赐奇珍。

状元开言又禀告，父亲严命嘱儿听。

转致代言儿紧记，代请金安二大人。

休要挂念生远虑，托赖福庇甚安宁。

一番告禀俱欢悦，各皆和顺喜盈盈。

却说那西湖建造牌坊，早已圆功，择日安排三果素牲，一家俱往西湖祭奠，好不热闹也。

三祭雷峰有孝心，白氏灾满脱凡尘。

状元问了姑父母，行到西湖祭母亲。

二十四拜深深叩，状元流泪好伤心。

钦赐御祭奉圣旨，顶冠束带不非轻。

梦蛟道：“孩儿得中高魁，奏闻圣上，只望拆毁雷峰，救出母亲，奉养天年，以尽人子之心。不料圣上不准，这是无可奈何。”那状元在悲泣之际，忽见法海禅师，从空而降，叫声：“殿元公，老僧在此。”梦蛟听见法海到来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又那心中暗想，再看他言语动静，以作道理。便问：“老禅师到此，有何法谕，必有慈悲，怜悯之心，救我母亲出塔。我梦蛟忆念切思，一为生育之德，二为劬劳之恩，三位父母之情。为儒之人，子者必要忠孝为先。”那老僧道：“殿元公之言，极有忠恕孝道之语。今为你孝感动天，吾奉佛旨，特来放令堂出塔，与殿元公母子相逢。”那禅师仍将禅杖向地一顿，喝一声：“地府速开。”只见地分两处便了。

佛法无边法海深，禅杖顿开地府门。

忽然走出裙钗女，就是当年白素贞。

果然容貌非凡相，更比他年胜几分。

法海即便将言说，殿元公相认令堂亲。

状元双膝忙跪下，放声大哭叫娘身。

生下孩儿十六岁，今朝才得见母亲。

白氏一见双流泪，抱头大哭实伤心。

双手搭在儿肩上，两泪纷纷湿衣襟。

幸得我儿身及第，孝感动天救我身。

我儿好把愁肠解，万虑千愁可放心。

那梦蛟启母说道：“我母身居塔底，孩儿朝夕悲泪，想必母亲，受尽无穷之苦。父今落发，身在金山，孩儿再三苦劝，他执意不肯回家。”白氏道：“儿呀，为娘自取其祸，莫怪他。我身居塔底，一十六年，却也安心修道，胜比世间深房高阁，修行一世。你父既入空门，岂肯还俗。难得我儿，一片孝心，父母胜在天堂一般。”白氏又与姑父姑娘说道：“承蒙抚养我儿，费尽多少动劳。我儿如今成人长大，全蒙二位大恩。我白氏虽在塔底，铭刻于心。”许氏说：“蒙弟妇嘱托，无不尽心竭力。况前言儿婿两家后嗣，全靠这点骨血。一来要看先祖之面，二来弟妇之情。今日教子成名，不枉你我生养之功。光宗耀祖，两家香火有倚靠之根源。追思昔年，弟妇有难，为姑日夜悲泪，梦寐情牵，直到如今。谁知今日，重又相逢，好不欢悦我心也。”

大娘开口说原因，曾记当年一段情。

与你相逢方数日，情投意合结同心。

各怀六甲身有孕，指腹为婚结下亲。

那日生下男和女，谁知大难祸及身。

送你入塔回家转，雪上加霜苦杀人。

三餐茶饭无心吃，也来哭泣到天明。

怀中常把婴儿抱，乳哺三年不离身。

白氏听罢将言说，即把姑娘叫一声。

留下孩儿才满月，连累姑娘苦万辛。

虽无十月怀胎苦，三年乳哺亏血心。

若无恩姑来抚养，我儿怎得金榜名。

儿啊你要孝敬姑父母，更比为娘胜几分。

状元即便回言答，连叫母亲两三声。

母亲嘱咐儿紧记，金玉之言牢记心。

今朝母子重相见，犹如枯木再逢春。

伏望我母回家去，同享荣华过光阴。

白氏道：“儿呀，为娘已皈依佛教，不由自主。”状元叫声：“禅师，容我母亲归家，侍奉天年，以尽子道。”那法海道：“殿元公，灵堂前番堕落红尘

，以致有此磨难。幸得修炼根深，不然早为乌有。今在雷峰塔底，十六年安心

修炼，消失罪愆。又乃状元公，孝感动天。今吾老僧，钦奉佛旨，特来释放出

塔，与你母子相会。接你灵堂仙班有位，同往天宫，永享极乐，岂不快哉。你

若留在府中，同享荣华，何能往生天堂。”那状元听闻，大哭悲号：“啊呀

，母亲呀，孩儿自从出世以来，未见爹娘形象，今日才得见面，怎么就要分离，听禅师之言，今生今世，不能再会了。”

状元流泪跪埃尘，大哭悲哀叫母亲。

儿你心中如刀割，莫非梦中见娘亲。

白氏即便将儿叫，劝儿不必两泪淋。

儿为功名登金榜，母为修行上天庭。

逍遥快乐真无比，更比凡间胜十分。

我儿急速回家去，可与表妹完婚姻。

为官须要行忠孝，莫贪财势害良民。

宫门里面修身体，善谕察访劝众人。

夫妻荣贵多和顺，后嗣流传各修身。

那白氏即问禅师：“小青可有出头么。”法海说：“小青功程浅薄，罪孽深重，灾难未满。待等十年之后，与你共列仙班。”那法海即便向上一指，顷刻有两朵祥云，从空而降。那白氏叫声：“姑娘，我要拜别而去。”许氏道：“弟妇，愿你此去天宫，永证极乐。”白氏说：“多谢姑娘金言。”又道：“梦娇，为娘就此去了。”法海道：“殿元公与众位居士，老僧告别了。”只见霎时，祥云下地，法海与白氏，各驾云端，望空缥缈而去了。

受难多磨二十年，皆因夙世有牵连。

静心修炼菩提果，白日飞升上青天。

白氏受尽多磨难，此番大罗也明圆。

身驾祥云归极乐，逍遥自在便成仙。

状元号啕大哭，与众人回家。那君甫择选吉日，就叫状元与碧莲成亲。夫妻和顺，犹如鱼水。

不觉光阴一年春，皇恩钦诏加官升。

奉旨河南巡抚院，迎接姑父姑母身。

又与夫人亲表妹，同往任上治万民。

夫妇清正多和睦，四子接续两宗门。

双双有后同修道，正心修身保养神。

四子文章皆射斗，俱是登科及第身。

也有忠孝并节义，个个才能有善心。

后来世代高官做，万古千秋出贤人。

却说许宣，隐金山寺修炼，原有七世僧根，因此爱欲未断，故在凡间有些牵连。今蒙前生师兄法海指点，故能修到功成圆满，以归净土。

道宗六十三岁年，一朝瞑目上西天。

往生西方金身现，夫成佛来妻成仙。  
世人若肯行好事，可知头上有青天。  
但看许氏全忠孝，富贵荣华万事全。  
奉劝善男并信女，广行善事福无边。  
积善人家由余庆，作恶之人受罪愆。  
孝顺爹娘为第一，安分守己乐天年。  
诸恶莫作行众善，大小行事利人间。  
学受吃亏真圣道，闭口无言胜参禅。  
孝敬公婆如拜佛，五伦规严也上天。  
吃素望你先戒杀，学道要做好人先。  
君子守性存素位，圣贤清静养神安。  
雷峰宝卷宣周圆，劝人俱学忠孝全。  
善男信女常纪念，不成菩萨也成仙。  
修德心宽并体态，凡圣可全两有缘。  
修心修身并修口，那有男女不成仙。  
修道身心无挂碍，逍遥自在上西天。